

今年母亲节,一早便收到快递来的鲜花。看到纯色的花束,粉色的精致包装,便知是女儿蔡袅送的礼物。她想必知道多少年过去了,她的母亲心还未老,依然不喜欢常规的、五颜六色的花束,即使是鲜花,也偏爱清新、纯美的时尚款式。

母亲节对于我,快乐是双份的,既是一个无悔无怨的母亲,又作为一个仍有母亲相伴的资深女儿。我深知,只因老母亲健在,我才可能在某些时光缝隙中,做一回孩子。

我母亲年轻时是典型的职业女性,有文艺气质的才女,她酷爱读书,文笔潇洒,写得一手好字,还登台表演过女高音独唱。我年少时一直期望自己像母亲一样多才多艺。我和弟弟曾跟母亲练毛笔字,也学发声和唱腔处理。弟弟们仿佛取到了真经,大弟字迹华丽,小弟歌唱出色,而我却没学来什么,唱歌依旧扣不准音,写字练成“自成一体”。可家人们一起唱歌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声音和心灵和谐交融的场景,却留在心灵深处,化为成长的能量。

我至今仍会梦到儿时的家,梦见全家人一起清水研墨、压上镇纸、提笔练字的大桌子,也会在听到某一段旋律时,心里响起跟随母亲的节奏唱过的那些歌谣。

儿时的家满满登登的,有五个跑来跑去的家人,家里摆上大衣橱、五斗橱、樟木箱、被柜、桌椅等一应家具,最占地方的大床、小床摆了三四张,直至挤满家的每一个空间。

我和两个兄弟相继成家后,这个家成了父母的家,简称娘家。父亲和母亲撤走多余

母亲和家

秦文君

的家具,眼看家在慢慢变空,他们买来圆台面,节假日我们姐弟带上伴侣和孩子去娘家聚餐,不在意吃什么,一大家人在一起说说话,瞬间填满这平日清静的家。

十多年前,父亲因病仙逝,我不想母亲触景生悲,请了假,日夜在空出一大块的娘家陪她。半个月后,母亲催我回家,说她已能独自面对了。自那以后,我有时白天过去看她,天一黑她就催我回家,怕路上不安全。那之后所有的黑夜,是母亲独自在家度过。渐渐的,客厅的摆设改成独居老人喜欢的样子,随处可坐各种沙发、凳椅,卧室也被药品、保健品、囤积的杂物充满。

母亲88岁高龄时,只要每天阿姨准时送餐食,她还能自在生活,偶尔也写几笔字,但已不再唱歌了,有时埋头打游戏。我给她买了整盒的笔,各色的笔,她喜欢,藏得好好好的。再后来,她常常找不到自己藏起的笔,把写字的爱好舍弃掉了。

有一个母亲节,我买了蛋糕去看娘家看望,母女两个坐在阳台的沙发上,被太阳晒得身上暖烘烘的,说起父亲去世,我询问母亲当时怎么走出伤痛的,她回答了四个字:“不要多想。”

我觉得这话刚直,哪有那么简单,但她不愿细说,好像这已是最完整的答案。

在那个母亲节夜晚,我翻到童话《去年的

树》,写一棵树和一只鸟儿。鸟儿站在树枝上,天天给树唱歌,寒冷的冬天要来到了,鸟儿必须飞到远方去。它们相约第二年春天,小鸟回来,还唱歌给树听。终于春天来临,鸟儿回来找树,可是树不见了,只剩下树根,原来是伐木人用斧子把树砍倒,拉到山谷里去了。鸟儿向山谷里飞去,听到锯木头的声音,它到处问想听它唱歌的那棵树在哪儿。树已不存在,被切成细条条儿,做成火柴,运到村子里。鸟儿向村子飞去,停在一盏煤油灯旁,原来火柴已用光,而火柴点燃的火,还在这盏灯里亮着。鸟儿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,唱起去年唱过的歌儿给灯火听,随后飞走了。

这童话可以说在抒发生命与伤感,也可以说关于环保。但很多童话是多元的,同一个人,在不同心境,不同年龄阶段读,会读出不同。我那一天读到时,眼前出现一个情境,当年全家一起写毛笔字,母亲让我们练一个“永”字,说这个字笔画俱全,难写,必须先学好。历经了那个多年,这个“永”在我心里的划痕越来越重。

我们和年迈的父亲从相守到分离,从找寻、不舍,到默认离散,也许母亲所说的“不要多想”才抵达深处,母亲不愿多想,是深知拗不过自然规律,只得坦然对应。

对这个“永”字的认知和定格,也会因为一些人、一些事得以升级,人生中有重要的一环,就是珍惜与铭记,珍惜亲情,珍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。即便是沉重的失去,也能化为可贵的思念和感恩。追忆、温暖、爱镌刻在心,犹如点燃的微光,点亮隽永的通透的人生。



到社区领取了老年交通卡。在武汉,年满65岁使用老年卡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的待遇。虽然已过完65岁生日,但这一刻更清晰地意识到,你不是56岁,更不是15岁了。

56岁那年,还在行走长江;15岁那年,还和一帮少女少男在雪地打雪仗;5岁那年,趴在百货大楼的柜台抓着玩具不放……

如今,远远见要搭乘的公交车进站,虽然跑得气喘吁吁,仍没能追上。望着公交车驶离的背影,就想看到自己一去不复返的时光。

以往乘公交车时,经常会听到老年人刷卡时刷卡机发出的“老年卡”提示音。现在轮到自己刷老年卡了。

领卡回家的路上在公交车刷卡,竟没有出现“老年卡”的提示音,不安地问司机,他看我一眼微笑着,第一次刷卡吧?早就取消老年卡的提示音,这是人性化,谁爱听每天有人提示你老了老了?车上有位比我年长的乘客接话:取消得好,每天转好几趟车,要听好几遍,像在给我做生命倒计时。唉,不是耳朵起茧子,是心起茧了,老家伙,活一天算一天。

接话的大爷还热情地挪了挪身体,给我挪了位置请我坐。见他拄着手推车,问他去哪里,他说有个超市开业做活动,交一元钱可以领到十个鸡蛋。建议我也去。

大爷话音刚落,车上有两位大妈议论开了:嗨,还要交一元钱,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商场也搞活动,领鸡蛋不收钱,还抽奖。她俩也热心地给我建议,让我去看看活动结束没有。

车箱后座有个穿红衣服的大妈在大声打电话,好像是提醒对方广场舞表演时间改了,服装照旧。若在以往,我会暗笑。如今不。不是因为也老了,是理解了生活的万象。再说这些大爷大妈的烟火味十足的建议,够温暖。你可以不去跳广场舞,但不妨欣赏她们的活力四射。

网上有句话挺好,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。是的,每个人有自己的旷野,不分高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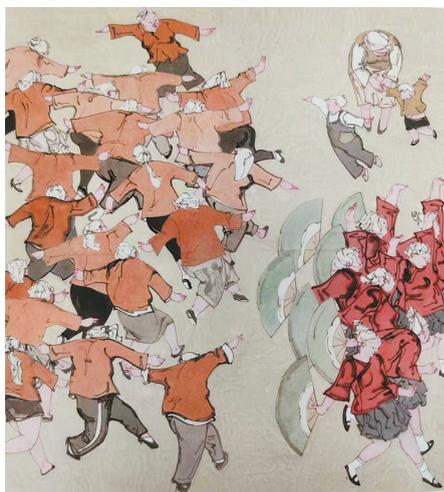
条条大路通罗马,但我想说,不是所有人都要去罗马。

下车了,我把从前使用的充值交通卡收藏起来,作一个永久纪念。下次如果赶不上公交车,也不追了,耐心等待。

其实,马路上的风景也好看。只是从前步履太快。

每个人有自己的旷野

范春歌



喜乐融舞

(纸本设色)

白璿

“小子识之”这句话,含有告诫和提醒的意思,一般多为大人对小孩、老师对学生、长辈对后生、领导对下属等进行叮嘱。在本文中,就属于大人对小孩。这个大人,便是晚清时的上海县人祁兆熙,小孩则是由他护送前往美国,年龄均在十一至十五岁的第三批留学幼童,时间是1874年。这批留美幼童和第一批一样,也是三十名,外加护送人员等四名。祁兆熙就是在护送这批幼童赴美的轮船上,对他们说

小子识之

陆其国

出“小子识之”这句话的。

祁兆熙自述他早年曾于“法(国)兵驻沪之时”,开始“初习洋务”,由此学会法语。1865年入职江海关后,再学英文“三年之久,能将关单自译,无用通事”。通事即翻译。习洋务,通外语,这是由祁兆熙护送第三批幼童赴美的一个原因。当然,更关键的是,祁兆熙还是一位恪尽职守、理解并关爱离家远行的留学幼童的带队老师。

当时国内风气未开,许多家庭多不愿让年幼的孩子赴美。当年也曾经是留学幼童之一的温秉忠,1923年12月23日在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演讲时说:“在当时,到美国的旅程,好似到天涯海角一样,而一般家长父母是不愿其子弟远行的。”但家长一旦同意,就必须具结,即签生死合约。如下面便是当年一位名叫詹作屏的家长,送十二岁的儿子詹天佑留美的具结:

“兹有子天佑,情愿送赴宪局(即幼童出洋肄业局)带往花旗国(即美国)肄业学习技艺,回来之日,听从差遣,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。倘有疾病,生死各安天命……”这内容是否几近卖身文书?除此之外,幼童出国前,还要在“沪局”(类似预备学校)接受训练,课程除了读写,还有学习基本礼仪和行为规范。

毕竟是未脱稚气的孩子,在上海登上海轮,他们看到的一切,都是那么新鲜。祁兆熙在日记中记载,大家上船后,但见“船尾洋泾浜一带,自来火灯笼簇簇匀排,荡漾波心,诸生俱乐”。可是第二天当轮船驶出吴淞口后,天气骤变,风浪顿起,但见海上波涛汹涌,这时候船舱里就只听到诸生“多啼哭声,不得安睡”。后来更有人“呕吐大作,俱睡(躺)而不能起”。这时候就见祁兆熙去船舱“遍视诸生,各加慰藉,几疲于奔命”。不过幼童适应能力显见要胜过成年人。十多天后,当轮船在太平洋中

心区遇到“两年来所未见”的风暴,船上“箱箧被浪簸掷,旋旋旋翻”,大人们“在船(上)行走,两脚如醉人,东摇西摆,身不由主”,而幼童们却“嬉戏自得,毫无恐怖(惧怕)”。

祁兆熙作为带队护送老师,对幼童们还有一项职责,就是督促他们学习,包括指导他们写家信、教读带去的国内教材等。除此之外,还要格外注意他们的言行举止,如有行为失检,就要罚打手心。他在同治十三年(1874年)九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记了这样一件事:

“七点起,诸生或拾西人所

遗地景图,见而责之,使归故所。遂遍戒诸生:苟取一物于船,知必责,匿必闻。并告之曰:‘凡物既用,当复其所,勿忘,精细易损者,勿损;人则谓尔敏,不尔厌。小子识之!’”祁兆熙从幼童随便拿外国人放在船上的地图,看后没有放回原处的行为,注意到了幼童们身上不文明的行为,于是就批评并告诫他们,东西用后要放回原处,更不能损坏;这样做才是聪明人,要不别人就会讨厌你。接着就叮嘱道:“小子识之!”祁兆熙可谓见微知著,他对这件小事的省察,我们或可通过他如下一段自述感受到:幼童们“去国二万三千里,涉履艰难,波涛危险,旷古所未闻,况瘁痲饥,乃其常事。……所冀者偕偕士子,自天佑之,他时濯足扶桑,不失为国储才之意耳”。原来祁兆熙关注留美幼童的一言一行,是寄予他的殷切希望的:他希望这些孩子日后学成归国,成为建设和振兴中华的“偕偕士子”国之人才!由此可见,一句“小子识之”叮嘱的背后,彰显的是祁兆熙对留美幼童爱之深、责之严的殷切厚望。

我还记得许多点滴:冬天,暴风后断电。我还没反应过来,卡琳娜出现,不由分说拉我上她家,她有发电机。春天,她提议买同款连衣裙,夏天聚会时一起穿。夏天,娘家人去西班牙度假,她兴奋地跟去,一回国就手术。她的身体怕细菌,她却不敢前顾后,要感受到自己也活着。秋天,她带我去秘密宝地,金黄的鸡油菌在枯叶下出现。

肉桂面包日,她烤一篮肉桂面包,送给我,要继续派送。“这么好的天,一起兜风去。”车在十月四日的风里游荡。阵雨,雨后见彩虹,“我们朝彩虹落地的前方开”,她说:“那里有金子。”

卡琳娜生日在盛夏,那时的北国有光有热。



父亲的故居

任荣炼

这几天从一条视频看见闵行路峨眉路的新康里都搬空了,这是我父亲任溶溶的出生地。赶紧给金波老师微信,因为他写我父亲传记时,去闵行路拍了几张老房子照片。金波老师说照片都在。

我父亲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:闵行路新康里出生后住了十年。广州读完小学,回上海读中学,在四川路腾凤里住了十年。和他母亲一起搬到泰兴路,读大学、工作、成家,住了七十年。

现在,腾凤里围了围栏,老房子里的堂兄已经搬走,据说腾凤里石库门是保护建筑,大概会免除被拆掉的命运吧?

当年我祖父到静安区给我父亲找房子也有三个选择:当时的仙乐斯舞厅那里沿街的一处房子,石门路北北京路的一处房子,还有就是最后选择的泰兴路房子了。前两处的老房子现在找不到了。一处成了大高楼,仙乐斯广场。一处是静安雕塑公园入口处,平平整整的。很幸运,泰兴路的房子现在还在。上海几十年前到处拆房,我父亲听说要拆泰兴路房子,吓坏了,在老朋友草婴面前流泪。后来事情发生变化,不拆了。泰兴路的房子在抗战前几年建成,将近百年,是老房子了。我父亲是在老房子安安静静去世的。

丈夫跟我说:“我老婆就是想有个女伴。”

回想起来,那些年,卡琳娜拉我去过一次她女儿的传销茶会,其他便无金钱往来。当时的卡琳娜五十出头。她结了两次婚。初婚的儿女让她当上外婆和奶奶。前夫酗酒。第二任丈夫是中学同学,人帅。

帅哥的爷爷住在卡琳娜当助理护士的老人院,夸她尽心,说:“你像我孙媳妇。”

帅哥和卡琳娜婚后继承了祖屋,那里鲜花次第开,连遮窗罩都鲜亮亮的。能干主妇不算稀奇。可卡琳娜有罕见肠胃病,再不能吃东西。确诊后,她丈夫唉声叹气:“卡琳娜,这下我俩再不能同去饭店了!”

有时大家忘了卡琳娜特殊,邀她落座餐桌。别人动刀叉,卡琳娜掏出营养液和针管,不紧不慢打入胸前的输液

盛夏的卡琳娜

王晔

口。她熟练地动手指,不耽搁说笑。这样的她烧菜一绝,岛上夏日旧学校聚会全靠她张罗吃喝。

2007年夏,她丈夫说,卡琳娜第九十九次住院,第五十次开刀。他每回都记录。每回都送衣服,她忌讳病员服。写好清单,那只柜、哪个抽屉、哪样东西。她养着狗的两层楼里一丝毫毛不见,地板能当镜子。

小儿子中学毕业宴、母亲七十寿宴都由卡琳娜张罗,她朗读自己写的诗,质朴,押韵。一个明媚夏日,卡琳娜请儿女吃饭,从坐垫下摸她给每人的信:支票。她早写明:自己的葬礼用诗篇。

2008年,仿佛把院里每根草都擦得锃亮的卡琳娜和她洒满汗水的家没瓜葛了——她离婚了。告别时她没提这茬,明白流言跑得比车快吧。她脸上却有病都曾带给她的落寞。

十日谈

生命中的光

责编:殷健灵

“痴”情重义,挂念了我们三十多年,这份情弥足珍贵,请看明日本栏。

